



博羅文史

(第六輯)

博羅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

博 罗 文 史

(第六辑)

博罗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三年十二月

目 录

地 方 史 志

石湾史话 (上篇) 陈海铨(1)

博罗客家方言语音 叶阳灼(20)

人 物 春 秋

忆记父亲——张希贤生平数事 张树邦(29)

名 胜 古 迹

“罗浮初地”——明月寺 陈海铨(32)

博 罗 之 最

博罗体育之最 李日森(38)

统 一 战 线

改造陈文博大队始末 党史办(48)

贯彻统战政策 感召罗松起义 党史办(63)

地 方 掌 故

军队支援博罗搞土地改革 赵 趋(72)

土地改革试点——响水乡的作用 赵 趋(79)

文 化 杂 锦

博罗县文化馆 叶阳灼(86)

为博罗中学新校歌谱曲(附:新、
老校歌) 叶阳灼(97)

资 料 辑 录

博罗县历史人物辑录 钟兆南(100)

博罗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馆藏资料(108)

博罗县政协五届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成员名单 (135)

石湾史话 (上篇)

陈海铨

一、山川灵秀，东江明珠

石湾镇，位于北纬 $23^{\circ}7'25''$ ，东经 $113^{\circ}51'47''$ 。镇区面积 65.3 平方公里，处东江下游北岸，东江与沙河水交汇于此，沿江岸线长约 12 公里，属珠江三角洲的主体范围。西部与广州市郊增城县接壤，南部紧邻东莞市石龙镇。本镇属惠州市博罗县，是博罗县西南部重要的市镇。

石湾全镇人口约 4 万人，语言属广州方言的本地话。

石湾镇有 11 个管理区（石湾、湖山、里水、中岗、鸾岗、濠下、铁场、西田、源头、白沙、黄西），1 个居民委员会。镇政府在原石湾圩镇新城。

石湾镇介于罗浮山与东江之间，地势由北向南平缓倾斜，是东江的冲积平原。平原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99%，因属河滩冲积层，故土壤肥沃。少数低平浑圆的丘陵错落其间，丘陵为黄壤、红壤，宜经济林木。西部有浮水东支经石湾尾入东江，东南临西沙河，南濒东江，三面环水，境内有里陂水等河涌纵横其间，水

塘星罗棋布，构成稠密的水网，为石湾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水产资源。

石湾镇地处亚热带南部，“三冬无雪，四季常花”是它的气候和自然景象的特点。年平均气温在 21°C 至 22.2°C 之间，年平均降水量为 1844 毫米，气候温暖湿润，全年无霜，一年三熟。

石湾镇北有高大的罗浮山挡住朔北寒流，南离珠江口较远，较少受台风强袭之害。境内丘陵林木叠翠，平原绿色作物如毡，河塘水面宽广，自古以来就是一块生态环境优良的宝地。

二、悠久的历史

石湾历史悠久，有灿烂的文明。从遥远的古代起，勤劳勇敢的先民，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、生息和繁衍，创造历史文明。

（一）灿烂的古代文明

1、贝丘遗址 沿铁场、滘下、鸾岗古河道一带，有贝丘遗址分布。铁场苏屋岗贝丘遗址堆积厚达三、四米，发现有石斧、石镞、石矛、石镢等石器和大量的陶片（纹饰为曲折纹、方格纹和旋圈纹等）。铁场何屋岗贝丘遗址发现的石器中更有石制装饰品，陶片多为云雷纹、绳纹、方格纹和水波纹。这些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，说明距今约五、六千年前，已经有以渔猎经济为主的部落在石湾地区聚落定居，这是先人征服自然的一大进步，对氏族公社的发展起着重要

的作用。在铁场还发现有距今四千年之久的牛的骨骼和牙齿，可以说明石湾地区于父系氏族阶段，在锄耕农业发展的基础上，家畜饲养也繁盛起来。

2、青铜文化 石湾迄今发现不少青铜文化遗存。苏屋岗出土的青铜斧、青铜箭镞，铁场潭（即铁场）出土的东周青铜编钟（2件），形制都很精巧。苏屋岗出土的夔纹陶罐，形制精美，釉色青绿，晶莹碧透，已达到可称为原始瓷器的阶段。说明距今二、三千年前，石湾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已相当发达，青铜铸造业和制陶业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是粤东的一个重要地区。

（二）秦汉时期 中原文化生了根

公元前214年（秦始皇三十三年），秦朝政府在岭南实行郡县制度，石湾地区隶属南海郡博罗县，当地居民逐渐变成为封建政府的郡县编民。秦汉期间，岭南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有过多次反覆波折，大抵到东汉前期，密切关系已固定下来。铁场黎屋村建有伏波庙，反映了东汉初年马援南征的影响。1979年，苏屋岗发现了三座东汉墓葬，出土了四种规矩纹铜镜、铜豆、铜镯和银环等一批金属器皿，陶壶、陶罐、陶豆、陶簋、陶杯和陶屋模型等一批陶器，以及各色文字砖等一大批文物。1985年在中岗光头岭发现东汉墓一座，出土文物45件，其中有陶器（耳杯、缸和船模型等）、陶俑（人、牛、羊、鸡、鸭等）、白金戒指、铁棺钉及文

字砖、纪年砖等。其纪年砖文字为“熹平四年四月”（公元175年四月）。该墓长940厘米，宽270厘米，是博罗县所发现的东汉墓中最大型的一座。该墓出土的一对雀耳杯，形制为“乌载日式”，在广东省还是首次发现。据省博物馆教授说，石湾出土的东汉墓之多，形制之大，在全省是罕见的。这说明东汉时期的石湾，受到中原先进文化很深的影响，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已相当发达，是在省内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城镇。

（三）唐宋时期 开始“文质彬彬”

石湾经济文化的另一次发展是在唐宋时期。

唐朝前期，有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，社会繁荣稳定。由于统治阶级好佛，佛教盛行。744年（天宝三年），唐玄宗敕立明月戒坛于罗浮山延祥寺，后来，“明月戒坛”刻石立于铁场，铁场成为东江中、下游一带出家僧人的剃度受戒之所。985年（宋太宗雍熙二年）僧人守容在铁场建寺，因掘地得到“明月戒坛”刻石，遂将新建寺取名为明月寺。明月寺依岗峦体势而建，占地4800平方米，殿堂三进，大雄宝殿凭岗南面，规模宏敞，气势轩昂。自东晋葛洪开辟罗浮山以来，从省城到罗浮山朝拜和游览的香客、游客、都是取水道乘舟入西沙河，在铁场潭或泊头登岸，再雇乘肩舆车马经明月寺所在之处上罗浮山。北宋大文学家苏轼（东坡）于1094年（绍圣元年九月廿八日）游罗浮，就是先到明月寺，后上罗浮山。苏东坡是明

月寺建成后所接待的第一位大名人、大文学家。明月寺建成后，成为游人游罗浮山的第一站，号称“罗浮初地”。明月寺的兴建对当地圩市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宋代僧人自眸在石湾西沙河畔结庵修行，当地人称其庵为“眸庵”。979年（太平兴国四年）自眸又在石湾创建护国寺。宋时，在黄塘还建有栖霞观。

在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后，石湾地区读书应试的士人不断增加。到宋朝，石湾相继建立了三大书院，即石湾的清湾书院、铁场的擢桂书院和白沙书院。宋代在广南共有书院41所，而石湾占其三，可见石湾地区当时文化教育已相当发达，“文质彬彬”矣。

（四）元明时期 经济活跃，正式建制

宋末元初，石湾曾有过重大的抗元斗争，和南宋南逃二王行朝有过一段因缘。1276年，南宋二王行朝进入广东，沿潮州、惠州、东莞向珠江口撤退，曾经路过石湾。至今铁场民间有“紫禁城”、“铁场出太子”的传说；铁场西岗有奉祀文天祥、陆秀夫和张世杰的“三忠庙”（《博罗县志》作祠），庙联为“南渡偏安，宋运难期天复北；西岗晚照，神心犹望日回东。”萦回着人民群众怀念忠义，眷恋故国的感情。1284年（元世祖至元廿一年）五月，区钟等率义军在石湾截击元军粮道，执杀护饷的元大将合刺普华于中心岗（今中岗），震动元廷。

到明代，石湾开始了正式的行政建制。1371年（洪武四年），明政府在博罗县建立两个巡检司，其中石湾巡检司驻在石湾。有明一代，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、垦荒、垦沙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，都有长足的进展，粮食产量显著增长。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的增高和手工业的发展，促使商业日趋繁荣。当时石湾的兴旺景象，在叶氏大宗祠的规模中也反映出来。叶氏大宗祠，座落石湾叶屋村，建于洪武年间，宽15米，深35.4米，三进院落，肃穆壮观。它和右侧的叶氏书塾共占地约660平方米。楹联大书“继得理学书卿方是石林书种，钦兹正简家法无惭枢密家声。”展现了当时人口增长、大族聚居、民户殷实和乡塾教育发达的社会风貌。

（五）清朝时期 商贾云集，文采焕然

康熙初年，平定了“三藩之乱”，采取了招民复业、奖励开荒、兴修水利和一再蠲免赋税等一系列积极措施，明末动乱和“三藩”割据的消极影响逐渐消除。1737年（康熙五十三年），颁行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”的法令。三年后又以广东为试点，进行“摊丁入亩”的赋税改革，加速了广东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。随著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缓慢发展，石湾地区的经济日趋繁荣。

清政府对石湾的管治机构比前代增加。石湾隶属博罗县的第十二区，区的中心在石湾市，有铁场、滘

下、源头、梅村、西埔、黄西、竹园、田心、新岗、鸾岗、湖山、李（里）陂水、中岗（中心岗）、牛头洲、黄塘等村。清代兵制博罗县驻兵 131 名，石湾地区的黄塘、鸾岗各有汛兵 1 名。隶属仍是石湾巡检司。

由于土地平坦肥沃，陂水灌溉便利，且多湖泊池塘，石湾的农业相当发达，手工业和商业繁盛，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圩市人口很多，加之和石龙镇的关系密切，石湾的民俗与博罗县其他地方迥异，另具特色。清末博罗诗人张隽写有几首盛赞石湾的诗篇：“清湾湾口曲，滚滚浪淘沙。沿岸两三里，对门千万家。山园饶果鲜，泽国足鱼虾。都会番禺近，民风颇好奢。”（《石湾之一》）。“庶户二十姓，居民多姓姚。地连罗阜市，溪上粤江潮。返照半村树，隔江何处箫？月明好风景，舟过为停桡。”（《石湾之二》）。铁场潭的蛋户数百人，除以捕捞鱼虾为“常业”之外，“凡村中行李之往来，载以出入，所得亦足为糊口之助”。与石龙一河两岸的石湾尾，制陶作坊丛集，因而有“瓦窑”的土名。博罗人韩荣光的《龙溪竹枝词》：“小姑生长石湾乡，岁岁归宁一苇航。好把生涯问夫婿，土窑烧作瓦鸳鸯。”流露出市民生活的气息。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，石湾地区形成了两个圩市。铁场圩逢二、四、六日圩期，是个大农贸市场，石湾更号称“石湾市”，已无固定圩期，为四乡农工产品的聚散地，整日营业。1907 年（光绪三十三年），省筑广九铁路，西从增城

红花地入县界，经石湾南部的大涌瓦窑，南跨东江过石龙。石湾成了博罗县境最早有铁路经过的地区。

石湾“一脚踏三县”（东莞、博罗、增城）的特殊地理位置，“滨江傍路”（广九铁路）的便利的水陆交通，使近代石湾的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封闭性相对减弱，呈一定程度的开放性。水果、蔬菜的种植，塘鱼、禽畜的养殖，鱼、虾、蚬的捕捞等在农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制陶、木器、铁器等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。日用品零售业、农贸市场以及生活服务业比较兴旺。交通设施的兴建比明代有明显的增长，鸾岗的镇岗桥、铁场的青云桥、潭石桥，从石湾经泊头、礼村、苏村到县城的陆道都在这期间修通。水运有沙河渡、横水渡、里陂水渡、源头渡等，舟楫方便。其中沙河渡由石湾市至石龙，横水渡由石湾尾至石龙。石湾和石龙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姻亲戚友纽带，因经济的联结而更形牢固。博罗人在石龙营业的约一百间店铺中，绝大多数是石湾人经营的。两地相辅相成，起互动作用。

20世纪初，东江中下游的船舶运输，大抵以石龙和石湾尾为终点，再由这里经水路或铁路转运到广州、香港各地。石龙石湾一河两岸地带成为东江农产品的大集散地。百业勃兴，熙熙攘攘。传统农户外，有果农、鱼塘户和养蚕户等。工商户集中在沙河与东江交汇处的石湾市沿江区。从石湾彭屋到石湾尾

瓦窑，为长条麻石街道，两旁都是商户店铺和手工作坊。有金山米（精米）作坊、面粉作坊、油榨坊、糖坊、荔枝干作坊等农副产品加工业，所产的金山米、面粉、荔枝干等大都出口香港；有和兴、天益、合益、广益石灰窑，东新、新同盛、新同兴缸瓦窑等建筑材料业；有四、五间造船厂，有松香厂、犁头制造厂和经营美孚煤油的火水厂等。仅石湾一地就有石湾司市场、桥头市场和瓦窑市场三大市场。经济的兴旺繁荣达到了石湾在解放前历史的最高峰。

石湾有悠久的文化传统。宋代石湾三大书院的建立，是当地封建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。到清代更呈现一个新的发展高峰。康熙年间，在石湾增建了五马公书院。乾隆时，白沙黎越捐修白沙书院。石湾姚应魁、应偶兄弟割田 200 亩为书田，资助乡塾。嘉庆年间，邑侯（县令）马德滋首倡捐“膏火”（教育赠款）给清湾书院，又“判乡中官荒一区，将租银归院（清湾书院）。”除书院外，清时在源头建有源头社学。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人明显增多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清代石湾的文、武科举人、进士有数十人。铁场朱襄家更有“六世明经科甲”之称。在仕途之外也有一些出名的读书人。康熙年间，铁场朱桢通“小学”（文字训诂之学），在岭南学者中被誉为“东樵（指罗浮山）之杰”。乾隆年间，石湾姚葵辟水竹山庄于护国寺侧，隐居课农。道光年间，石湾姚如松是个颇有名气的画家，好

画莲菊，所居列莳花药，以供写生，显然是受岭南画派的影响，并著有《自娱斋诗钞》。石湾文采焕然，和它经济的发展，相得益彰。

鸦片战争后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源源侵入。基督教在博罗县的传播始于石湾地区。“县中耶教始于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”，伦敦教会牧师始设基督教会址“福音堂”于铁场竹园，后迁县城。光绪年间，在黄西建有基督教堂。

铁场的明月寺和梅花村更蜚声岭表，是骚人名士频频造访的旅游名胜地。他们写下许多优美诗篇，盛赞“梅花”、“明月”：“漫因明月留听笛，且趁斜阳去放船。”（汤貽芬《明月寺与瀛涛话别》）“绕屋梅花发，春光到我门。花看明月寺，俗问铁场村。”（陈志喆《明月寺》）“秋江渡明月，月明人到门。……深树转篱落，侧岸绕芳荪。”（缪时鸣《舟从明月寺出泊头》）。“梅花绕屋自开落，明月照人无古今。”（张隽《登凌云阁》）。“气吞石湾市，潭照铁场村。”（张隽《过铁场潭访梅花村故址》）。优美秀丽的自然风光和隋朝赵师雄醉卧梅花村邂逅美人的千载佳话，使石湾成为令人神往的地方。

石湾的民俗多姿多彩，别具风味，尤以龙舟竞渡、“拜七姐”和“游生神”为最。每年端午节，沿江围村都隆重举行龙舟竞渡，谓之“扒划龙船”。参赛的龙舟长27米，宽1.6米。参赛者定为54人，其中划手50

人，打锣、打鼓、掌舵和“上人”（指挥）各1人。竞渡之日，十室九空，两岸万头攒动，争相观看，呐喊助威。四方亲戚贺标慰劳。正是“鼓声三下红旗开，两龙跃出浮水来。棹影斡波飞万箭，鼓声劈浪闻千雷。鼓声渐急标将近，两龙望标目如瞬。”（张建树《竞渡歌》）。气势威武绕勇，蔚为壮观。每年“七夕”，则有“拜七姐”活动。各围村的未婚姑娘，齐集几个“女间”（单身姑娘的聚居处），将各自精心巧制的工艺品，放上香案陈列，姑娘们靓装祭奉“七姐”，喜气洋洋，互相品评，选出最精美灵巧的工艺品，谓之“乞巧”。反映了青年女子追求智能技巧的美好愿望。在石湾、鸾岗一带，每年二月二十三日，各坊联合募资，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“游生神”活动。这一天群众巡游祈岁，围村各姓大排筵席，宴请亲朋。晚上，观看外来戏班的演出，连续热闹几晚。实是个大型的文艺娱乐节目。《博罗县志称》：“邑故无倡优，独神护都之石湾，暮春祈赛，四方倡优集焉，一日之费，可当贫民数十家之产。”这些全民性的村社文娱活动和工艺活动，是潜藏的人民群众活力的一种表现。其花费之奢靡，也是当地比较富庶的经济生活水平一个侧面的反映。

（六）民国前期 动荡的日子

辛亥革命之后，由于对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触动，石湾的社会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而民国初年的军阀统治，连年混战，更带来破坏性的影响。龙济

光 and 桂系军阀统治时期，政治动荡，苛捐杂税层出不穷，纸币大幅贬值，社会治安恶化，石湾的工商业陷入严重的不景气局面。当时烟赌公行，赌仔、烟鬼和一些大姓围村的“烂仔”肆意滋扰工商户。于是不少工商户歇业外迁，先是外地和弱姓的，而后出现连锁反应。及陈炯明盘踞东江，战祸更直接波及石湾。石龙、石湾居惠州和广州之间，石湾有陆道通博罗，陈炯明叛军进攻广州及败退回惠州时都经过石湾。1923年5月，陈炯明叛军攻至石龙。6月初，孙中山亲赴石龙督军，收复博罗。9月之后，陈炯明叛军又攻占石龙，其后又败回惠州。1925年2月，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，进军惠州。因杨、刘叛乱，回师广州，陈炯明又占据整个东江地区。1925年9月，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，大举进攻博罗。陈炯明叛军杨坤如部从石湾向博罗方向败退时，沿途洗劫，造成极大的破坏。几年的拉锯战，地方的无政府状态，给石湾本已衰落的经济以致命的一击。石湾的工商户如鸟飞兽散，店铺的木料，或被拆去架浮桥，或被拆去充营火和做饭，或被当地“烂仔”拆走变卖，房舍一间间地倒塌，昔日最繁盛的沿江工商区化为一片瓦砾场。石湾工商业从此一蹶不振，即使到了陈济棠八年治粤的相对稳定时期，也没有丝毫起色。1936年夏，蒋介石国民政府控制广东，而1938年10月日寇便在大亚湾登陆，石湾旋即沦陷。

国民革命军第一、第二次东征，在石湾地区作过革命宣传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，这些种子到抗日战争时期方始萌发。

(七) 抗战时期 烈火中的凤凰

1937年7月7日，芦沟桥事变爆发，全国性抗日战争正式开始。1938年10月12日，日本侵略军趁粤东海防空虚之机，大举进攻大亚湾，在澳头登陆。同日，日机轰炸博罗。国民党军溃退。15日，博罗县城第一次沦陷。16日，日军占领樟木头，石龙、石湾随着沦陷。

抗战初，博罗属第四战区第三游击区。石湾沦陷后，靠近日军重兵屯守地石龙的石湾一带，处于日军直接控制之下，而铁场以上地区，日军因鞭长莫及，控制势力较弱，为半游击地区。

自“七·七”、“八·一三”事变以来，广东军政当局抗日的表现较好，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民众救亡运动。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后，广东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，抗日救亡运动遍及全省，各地的共产党基层组织迅速建立起来。1939年5月，中共博罗县委成立。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使如磐黑夜的博罗大地，出现了希望的曙光。

伟大的抗日战争唤醒了灾难深重的石湾人民。1941年10月，中共博西特支委成立。到1942年下半年，博西区共有40多个党员，其中有一个是石湾的姓